

中外文選

葉公超悼念陳納德

● 葉公超遺作（陳香梅女士提供）

美國前十四航空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於一九五七年病逝，由於他功在中國，抗戰期間曾率中國空軍機隊縱橫中國戰場，痛殲日本軍機，立有殊勳。因而在他逝世一週年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中華民國各界特在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陳納德銅像前舉行追思禮拜，一時冠蓋雲集，政府要員何應欽、白崇禧、俞鴻鈞、俞大維、張群、黃少谷、蔣經國、嚴家淦等數十人到場致悼，由葉公超致悼詞。時間溜逝了近半世紀，當年在場諸賢多已作古，但葉氏的悼詞，清晰的勾繪了一代英雄的型像，也展露了

編者

艱困時刻英雄赴戰

中國的一位最忠實的朋友陳納德將軍於上月廿七日在美病逝。美國政府追念他的功勳，已在上月三十日把他安葬在華盛頓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儀式隆重，倍極哀榮。今天我們

在這裏追思陳納德將軍，並不只因為他是過去煊赫一時的一位美國十四航空隊司令，也不祇因為他是一位美國

空軍英雄，更不因為他是民航公司的創辦人，而是由於他半生貢獻在中國。尤其是當我國單獨對日抗戰，孤立無援，極端艱危的時期，他深為我們舉國軍民忠貞不屈的精神所感動，同時亦為其崇尚正義的同情心所驅使，毅然立下投效的決心。在抗戰期中，他與我們全國軍民同患難，共甘苦。這種患難相助的寶貴友情，使我們永矢難忘。這就是今天我們大家在此地舉行追思會的重要意義。

關於陳納德的生平，各位手中的小冊子裏已附有一段簡略的傳記，不用我來說。我祇想提到幾種事實，使

大家對於他的性格，他的為人，有更深刻的認識。

陳將軍原屬法國籍，他的祖先追隨美國革命之友拉法葉將軍到美國去參加革命戰爭，美國獨立後，遂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落籍。他的家世，又與美國名將李將軍有血緣關係，所以他可以說具有美國最優良的軍人傳統。他的父親是農夫，家境相當清寒。

陳納德自己卻有志向學，在半工半讀的奮鬥中，曾在路易斯安那州師範大學及路易斯安那的州立學院肄業。他早年曾做過路易斯安那州公立學校教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他應徵入伍，受訓畢以少尉階級派在陸軍的航空通迅隊服役。四個月以後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初，他完成了驅逐機駕駛員的基本訓練。這是他飛行的開始，也就是他對於航空最早發生興趣的事實。其後飛行遂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而成為他的終身事業。當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已獲得美國空

軍少校頭銜，並有了二十年的飛行經驗。他雖然在第一次大戰時並未在海外參加作戰，但是他已經做了十幾年的飛行教官，同時他對於那時的空中戰術已有相當的研究。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間，他在正規職務之外還領導過一個空中特技表演團，就是那時所謂「三人飛行馬戲班」。在他們的特技表演中最出色的節目就是空降空投的雜耍。據當時見過他們表演的人說，他們實在把空投與空降的技術已提高到以前未曾達到的程度。

陳納德這人一生處事很快就有決斷。一經決定的事情，他必然堅決的矢志不變。他決定到中國來，就是這樣情形。有一天他剛在飛機場表演完畢，我國一位空軍軍官在他下飛機時，就問他願不願意到中國來教練飛行。他仍穿著飛行服裝走向更衣室的時候，斷然就答應「好」。他有一次與我談到當時情形，他說他當時對這問題並未加以思索，祇是他對自己的技

術表演及正規空軍生活，已感到厭膩，到中國來可以換換環境，而且到中國來還有冒險的意味，他很有興趣。如此他就在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應聘來華擔任中國空軍總顧問。

正義感突破了困阻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他鑒於敵機到處瘋狂轟炸，屠殺無辜，而我空軍力量薄弱，寡難敵眾，乃決心前往華盛頓為我國爭取援助。他滿懷心願要想組織一支強有力的新空軍，協助中國作戰。這件事祇有像陳納德這樣有堅強自信和富有勇氣的人才敢去做，因為他本人那時尚未成名，在他自己國內除了美國空軍方面外，知道他的人並不多。他既無社會聲望，更乏政治支助。他所擁有的只是在中國的短期經驗，加以他相信美國人民對於中國遭遇必會發生莫大的同情心與正義感的信念。他卻以為這就夠了。那時美國還居於中立地位，不能直接給我

們援助。但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經他一番奔走呼籲後，以及朋友們的協助，居然獲得美國政府允許美國空軍飛行員可以志願退伍投效中國。當時美國政府也沒有想到這一個決策，會

使陳納德與他的飛行員，以勇敢的精神，精良的技術，為美國添上一頁極光榮的歷史。陳納德在美國招募了一百名飛行員和百餘名地勤工作人員。他率領這批人員回到中國，就在緬甸

的唐瓜地方加緊訓練。於民國卅年八月一日成立了空軍志願隊，由他自己指揮，加入中國抗日的戰鬥行列，也就是後來馳名於世的飛虎隊。

由於戰局危急，飛虎隊員在緬甸訓練尚未完成，就奉調駐昆明，擔任滇緬公路和重慶昆明的空防任務。第一次昆明近郊交鋒，就打下了敵機十九架。這個戰績震驚一時，由此飛虎隊和陳納德的戰術，就聞名天下，使日本軍事當局驚惶失措，趕緊下令變更戰略，再不敢無忌憚的霸行天空了

。在短短七個月中間，飛虎隊先後擊毀敵機二百九十九架。由於飛虎隊與空軍的英勇戰績，重慶與昆明所受轟炸的威脅，乃得暫告解除。

當時飛虎隊所用 P-51 式飛機的性能及數量都不敵日本所使用的「零」式機，經過幾次交鋒，遭受損傷後，隊員們同聲要求更好更多的飛機來加強陣容。但是他們所要求的是不可能

的事，乃有部分飛行員感到失望灰心，辭職返美。陳納德事後對我講，有一位美飛行員向他告別時，他曾慨然地對他說：「你們可以回去告訴我們的同胞，他們再不當心，日本的零式飛機，不久會出現於美國上空！」

民國卅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志願隊由美軍接管，改編為中國戰區別動隊，仍由陳納德負責指揮。到了卅二年三月，別動隊又改組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以少將銜正式被任司令。以後兩年，中國空軍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並肩作戰，發

揮了高度戰鬥效能，把敵機趕出中國天空。民國卅四年七月他卸職返美。臨行他告訴幾位友好說，勝利已在望，我不久必重返中國，來協助復員，並願以有生之年，繼續為中國服務。

民國卅五年一月，他果然再來上海。創辦空運大隊，協助運送救濟物資，對我國戰後復員工作，盡了很大力量。

冒險犯難從不認輸

勝利後，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每年都舉行一次紀念性的聚餐。每次陳將軍必親自參加。他們今年的聚會，就是昨天在舊金山舉行的。這次他們大家的情緒，與往昔不同；他們在就席前俯首靜默，以示哀悼。他們知道今後他們的老司令不再會參加他的團聚了！陳納德是一個個性極倔強的人，他不但富於冒險犯難的精神，而且從不甘心認輸。卅八年共軍渡江，南京撤退，我到了上海。有一天他來看我，請我到他家裏吃飯。說他在虹橋路

新買了一所房子，四週都是稻田，且很高興的說：「秋天收割之後還可以打山雞」。我問他這房子買了多久。他說是前一天剛買的，並且出了相當高的價錢。許多朋友都笑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人家爭賣房產，他反而買房子。他卻說即使上海暫時撤退，中國政府不久必能消滅赤禍，這房產豈不仍屬於他。到了臺灣以後，他也常常對人講，他雖然老了。但他相信還能親眼看到蘇俄與共匪的崩潰。

陳納德患肺癌將近兩年之久。在這兩年中，他實在無日不在與病魔苦鬥，掙扎求存。其求生的勇氣，實在驚人。去年耶穌聖誕前夕，我未經預先約定逕到他在武昌新村的寓所去看他，進門就說我是來吃飯的，他非常高興。飯後他的太太要他上樓去休息一下。但十點鐘左右他又從樓上下來了。我很感覺不安，因為我知道他是不甘願在我面前做出「一個病人的樣子」。我說我就要告辭了，勸他還是上樓去休

息。他說他精神很正常，並沒有發熱，而且本來要下樓來抽一支煙。他太太說他是世界上最不聽話的病人。他很興奮的接著說：「我也是世界上最靈的醫生。我的秘方就是永遠不相信自己是病人」。他病到那樣地步，還是不認輸的。

曾試組抗共志願軍

我們大家都知道陳納德是一位堅強的反共鬥士。他也最痛恨投機的中立分子。近幾年來，他鑒於亞洲共禍的囂張，曾主張用局部戰爭來防避全世界的戰爭。但西方國家的政府，既以避免任何戰爭為前題，他又主張組織一項國際志願空軍，作為整個亞洲防共的救火隊。亞洲任何國家受到共產黨威脅時，這志願空軍就可以正如消防隊一樣，前往解救。在莫邊府戰役以後，他曾為此事聯絡過若干退伍的美國空軍人員，也曾幾度與我談起這個計劃。他也知道此事不易實現，但是他最末兩年來雖在病中，這件事

卻始終縈繞著他的心頭。去年冬，他最後離別臺灣，臨行在機場還作低聲對我講（其實他自己耳聾多年，所謂低聲，仍然對聽者震耳）：「待我檢查病況完畢出院後，我一定要再設法推行那件事的」。我想他未嘗不知他那計劃實現的希望甚小，但是他始終念念在懷的。陳納德是一個樂觀者，從來不怨人，不放棄。他一生總是相信前面就是光明。我想他病到彌留之時，並不相信死就在迎候他，他仍在期望著一個光明的來臨。

因為他對我們中國有偉大的貢獻，陳納德將軍曾多次受到我政府的贈勳。他曾受領過我們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那是在民國卅四年八月七日由我們總統與總統夫人親自授與的。陳納德已與我們永別了。可是其人事，將永不泯滅。他那份熱愛中國的友情，將永誌在我們自由中國每個人的心坎上。他那堅定不移的意志，倔強的自信心，在逆境中掙扎苦鬥的毅力，將永為後世所景仰。